

元史新編

元史卷四十

列傳二十四

中葉言臣

陳思謙

秦起宗

李元禮

陳思謙字景讓其家世見祖天祐傳中思謙少孤警敏好學文宗天祿初政收攬賢能丞相高昌王亦都護舉思謙召見興聖宮授禮部主事首請併教坊儀鳳二司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建明八事曰正君道結人心崇禮讓正綱紀審銓衡勵孝行紓民力修軍政先是關陝大饑民多粥產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明年拜監察御史首陳四事言爲

天子者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臣民之寄前有祖宗勛業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通計秦漢以來上下二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當國家全盛之時而以興亡懇懇言者易曰豐亨勿憂宐日中古聖王憂盛危明不於衰微已著之時而於倚伏未形之日圖治機宐不可失也治天下之本其大者在君心常持敬然不自滿假之心懷匹夫一能勝予之懼此在經典謨訓史籍箴鑒已詳言之臣無庸贅至治法大綱莫如足食足兵理財用人以戶部賜田支用計之諸怯薛月請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俸

事布施一切濫支較之至元三十年以前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苟不節無益不急之費罷土木畋獵之工以備軍國之用三分損一以惠民而徒恃目前之豐亨豫大則財用之竭計日可待也又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戶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馬皆由馬政不修所致方今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乃不設置羣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俾收馬畜蕃息之利以致軍站不給無以振兵威而優民力牲餽不供無以飽邊軍而裨國用使國家馬上取天下之強而坐成金宋末年之弱誠可惜也至銓衡用人之敝由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救四敝宜

設三策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有異績者任憲使尙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則治法立而人材可漸出矣文宗嘉其奏曰此方稱祖宗立臺憲之意命中書議行之順帝至正初改中書省右司郎中歲凶盜賊蠭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於執政當竭府庫以賑貧民分兵鎮撫中夏以

防後患五年參議中書省事轉刑部尙書十一年改淮西
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亟命廬州路總管杭州不花領弓
兵捕之而賊已不可撲滅請於宣讓王帖木不花率王府
屬怯薛人討賊王以鞍馬器械未備爲言思謙括官民馬
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竝進遂禽賊渠廬州平旣而潁寇
將東渡淮又言於王請亟調芍陂屯卒用之而身任擅發
之罪王從其言尋召入爲集賢侍講學士修定國律十三
年拜御史中丞卒追封魯國公諡通敏

秦起宗字元卿廣平淡水縣人曾祖當金季兵起竅山麓
爲洞奉其親以居旁竅大洞匿其里中百人閉之具牛酒
出待兵兵入索惟見其親屬曰孝士也釋之去里人曰秦
父生我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爲簡寫

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年十七會立蒙古字學學輒成辟武衛譯史御史中丞塔察爾愛其才遷中臺史仁宗卽位累遷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訴災起宗微行得實人以爲神明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是時蜀省囊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爲失計其後八番師還無敢擾於道路者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上受人婦女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辨至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上無以正國法和上卒服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只孫服令得與大宴

自是盡言無諱皆見聽用有御史奏議一卷遷都漕運使改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卽止因諭眾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居一歲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尙書致仕又明年卒諡昭肅子鈞西臺御史

李元禮字庭訓眞定人資性莊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太常博士定撰世祖裕宗尊諡議及請諡圖丘升祔太室禮文多所詳定元貞元年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二年有旨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曰伏見五臺剏建寺宇土木旣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織百物踊

貴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陛下卽位以來遵守祖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君舉必書貽萬世法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方之曩時百倍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爲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奇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不爲怒今太后爲國家蒼生祈福福未獲而民先受病必爲大覺慈尊所不忍五也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澹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循先皇后之懿範中盡聖天子

之孝心下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大德元年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或不合詣架閣庫取前章封之入奏曰李御史爲大言謗佛崔中丞私黨漢人帝大怒敕右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等鞫問完澤曰其意正與吾同往吾亦嘗以此面諫太后不忽木亦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惟李御史敢言吾等誠當愧之遂與完澤等以章上聞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未幾改國子司業卒追封隴西郡侯

蓋苗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延祐五年進士授濟甯路單州判官累遷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攷實

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時務天祿初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爲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旣不務此而奪農時廢民居以隆重佛氏何以副斯民之望抑豈稱慈悲方便之教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使臣之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爲監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帝嘉納之卽日還宮臺臣擬苗僉淮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畱蓋御史朕欲聞其讜言也以憂去至元四年起爲左司都事在左司僅十八日凡決數百事復以憂去至正二

年起爲戶部郎中俄擢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
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
謝人兩賢之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
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計六十年來
猾吏有欲魚肉其民者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莫
敢誰何苗建言罷之四年遷刑部尙書初盜殺河南省憲
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而宰臣追
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卒免之出爲山東廉訪使民饑
爲盜所在羣聚乃上救荒弭盜十二事劾宣慰使飢餓不
法者六年入爲侍御史尋拜中書參政同知經筵事大臣
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苗執曰馳道刼自至
元初何今日獨隘力辯乃罷又欲宿衛士悉出爲郡長官

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
自存賜之錢帛可也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觚者苗
曰民饑不蒙振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於是時相顧謂僚
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何
邪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聞卽引告適有旨拜江南行
臺御史中丞然宰臣怒苗終不解比至改除甘肅行省右
丞詔趣赴任苗舁疾就道至鎮卽上言甘肅每歲中糧姦
敝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庶軍民咸利朝廷從之遷陝西行
御史臺中丞到官數日卽上疏乞骸骨明年卒封魏國公
諡文獻苗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挫折無少
回撓有古遺直之風

王約

王結

何瑋

王約字彥博真定人少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
務達國體時好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
薦爲從事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首請建儲及修史事時
丞相桑葛銜參政郭佑爲中丞日奏誅右丞盧世榮等故
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冤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
斥桑葛罪桑葛怒又以約與之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約
以隴西地遠請立行臺陝西詔從之遷中書右司員外郎
成宗卽位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調逋負
振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卻貢獻詢
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明賞罰擇守
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行
省一責成於六部改禮部郎中請行贈諡之典以旌忠勳

付時政於史館以備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允行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詔振京畿東道饑民發米五十萬石所活五十餘萬人因條疏京東利病十事請發米續振之民獲以甦高麗王昨年老傳國於世子諫有不安其政者飛讒離間及諫朝京師潛使人賂用事者留諫不遣擁拒復位委用小人厚斂淫刑國人羣怨於朝中書令執其首惡繫刑部其黨復不悛奏屬約驗問約至宣詔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汝家國地邪昨感泣謝曰臣年耄聽信儉邪是以致此願奉旨自雪且請子諫還國其邪黨悉聽使者治翼日約逮捕覆按其罪流二十二人杖三人黜有官者二人命故臣洪子藩爲相俾更敝政罷非道水磨十三免耽

羅貢非土產物東民大喜還報稱旨除太常少卿尋詔約同宗正御史讞獄京師約辭職在清廟帝不允乃閱諸獄決二百六十六人當死者七十二人釋無罪者八十六人拜刑部尙書大德十一年成宗至自懷州肅清宮禁以平章賽典赤巴顏安西王阿難荅與左丞相阿忽台潛謀爲變命刑曹按責其狀約曰在法謀逆不必榜掠竟當伏誅由是結知仁宗宗王兄弟二人守邊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卽上馬馳去兄遣奴挾弓矢追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囚其弟獄當死約慮囚曰兄之奴卽弟之奴況赦之有故立釋之遷禮部尙書請定丁憂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之徵皆從之仁宗在東宮雅知約名思用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畱卽日還上京初

安西王封於秦既以謀逆誅國除版賦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以問約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明年進太子副詹事抗章諫湛飲仁宗嘉納焉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仁宗復詔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仁宗悟竟罷議同列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屏人語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宮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完澤慙謝曰竇慮不及此又命福建輸繡工童男女六人約言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

邪仁宗稱善再三家令辭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事因被
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
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薦翰林學士李謙爲太子少傅請
立故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祠於杭皆從之仁宗常字之
而不名諭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又謂中丞朵
台曰在詹事而不求賜予者惟彥博與汝二人耳一日仁
宗西園觀角觝戲有旨取繒帛賜之約入遙見問曰汝何
爲來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卽命罷去
其見敬如此仁宗卽位欲用陰陽家言卽位光天殿卽東
宮也約諍之遂卽位大明殿拜河南行省右丞先是至大
間尙書省受冒獻河汴官民地爲無主奏立山糧府歲輸
數萬石是歲詔罷之命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省方竝緣

爲奸田猶未給約至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會詔更銅錢銀鈔法且令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以方詔命爲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貴亦匪輕遣使白中書省遂徧行天下南陽李朮魯拙以書謁約大奇之卽署爲郡學正旣又薦之中書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皇慶改元召拜集賢大學士奏河南行省丞相卜憐吉台勳閥舊臣不宜久外召至封河南王又建議行封贈禁服色興科舉皆著爲令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府致仕輔惟良前尙書參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英宗卽位鐵木迭爾復相約辭職致仕至治三年丞相拜住一

新政務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以其
祿居家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又嘗奉詔與中書省官條
定國朝律令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朝廷議罷征東省
立三韓省約議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夷俗雜
尙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
舊制丞相稱善罷不行高麗人聞之圖其像歸祠而事之
所著有史論三十卷高麗志四卷潛丘橐三十卷行於世
王結字儀伯先世居易州定興太父徙家中山結嘗從太
史董朴受經年二十餘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
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才以備貢舉擇
守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
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

大經宰相不能盡用時仁宗在潛邸或薦結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可鑒戒者日陳於前近侍以俳優進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太子優納之仁宗卽位遷集賢直學士出爲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戢奸禁暴悉登於書俾朝夕閱習之屬邑鉅鹿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於學以勵多士改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爲斗門以泄之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爲丞相結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於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尙書薦名士宋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會有月食

地震烈風之異結言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是歲詔結知經筵扈從上都結援引古訓證時政之失冀帝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結等進講結以故事辭天庥閒明宗行在朔漠奉迎未至文宗近侍求官賞者結皆曰俟天子至議之又或籍人妻孥貲產者結復論之近侍益怒譖詆日甚遂罷政元統元年召拜翰林學士與張起巖歐陽玄修泰定天庥兩朝實錄拜中書左丞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不養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年以疾乞退卒追

封太原郡公諡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世

何瑋

瑋一作偉

伯祥之子也襲父職知易州以千戶從圍襄樊

又從丞相伯顏伐宋渡江屢有功至元三十一年拜中書

參政時宰執凡十一人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

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疑忌請損之不從遂乞代大德七年

授御史中丞陳當世要務十條以紓民力制國用備荒政

重吏祿開賢路爲急成宗嘉納之又言唐虞三代國都閭

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旣成宜建國學於其側從之地震上

疏言咎在大臣明日政府四人皆罷而寶典赤巴顏八都

馬辛等還自貶所復相位瑋言姦黨不可復用宜選正人

以居廟堂不報監察御史郭章劾郎中哈刺合孫受賕而

權要反以枉劾誣章瑋率臺臣奏辨章遂得釋復陳十三

事首言信賞罰定律令和大臣杜僥倖成宗崩丞相阿忽
台奉皇后旨集廷臣議祔廟及攝政事且以唐則天后事
爲言瑋難之阿忽台變色曰中丞獨不畏死邪眾皆危懼
瑋從容曰死患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勸丞相荅刺
罕亟迎懷王於懷州武宗至自上都臨朝問曰孰爲何中
丞瑋出拜帝曰知卿忠直爲國當匡朕之不逮瑋進十四
策以擇相爲先至大元年擢河南行省平章佩金虎符提
調屯田事增河南屯米十七萬石又經理荆湖屯田廢地
歲可出粟百餘萬又請置洪澤芍陂屯田萬戶府所至以
興學校薦賢能申冤抑恤孤寡爲己任三年改河南行尙
書省平章政事卒追封梁國公諡文正程文海碑其神道

見雪樓集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嘗出遇有遺鈔幣於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游京師獻書於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薦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眞臺掾也及爲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仁宗在東宮召爲司經未至拜監察御史初議立尙書省養浩言其不便旣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不以聞乃揚言曰昔桑葛用事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旣言之而不以聞臺將安用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風忽大起人多凍死養浩於祀所揚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變大違時相意時省臣奏用臺臣養浩歎曰尉專捕盜縱

不稱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賞賜太多刑禁太疏名爵太輕臺綱太弱土木太盛號令太浮倖門太多風俗太靡異端太橫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構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禍乃變姓名遁去尙書省罷始召爲右司都事遷翰林直學士改祕書少監延祐初設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舉英宗卽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爲鼇山卽草疏投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諫略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愼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帝初大怒旣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

卽罷之仍賜尙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後以父老棄官歸養召爲吏部尙書不拜丁父憂未終喪復以吏部尙書召力辭不起泰定元年屢召皆不赴天祿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旣聞命卽散其家之所
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饑則振之死者葬之道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後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十三緡民持鈔出糴稍昏卽不用詣庫換易則豪猾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記出糴詣庫驗數以易之於是吏儆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請

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般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天晝則出振終日無少怠遂勞瘁得疾不起關中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順二年追封濱國公諡文忠有文集若干卷

張珪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射虎命中又善壁窩書剛勁有氣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珪年十六攝管軍萬戶十七年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襲父爵世祖召見親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有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歎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

賜遣之徧及其從者十九年檄討太平宣徽羣盜申紀律
斬驕卒屢戰皆克又出奇設伏連殲賊酋宣州平而賊之
寇徽者又敗兩萬戶軍珪縱所俘歸巢使諭威德降者大
半進剿其負嵎諸盜悉平二十九年入朝時廷議謂天下
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會江浙行省參政張瑄領海道亦以
爲言帝召對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遂得不
罷命爲樞密副使成宗大德三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
陝問民疾苦賑卹孤貧罷冗官黜貪吏還擢江南行御史
臺侍御史遷浙西廉訪使未數月劾罷郡長吏以下三十
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贓巨萬計又得監司奸利事將發
之行省有內不自安者欲中以危法賂遺近臣妄誣珪厭
勝且沮鹽法帝遣官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

狀皆伏罪召珪僉樞密院事賜只孫冠服侍宴既又知其
貧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
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
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
臣之不法及近侍之熒惑者不報遂謝病歸久之拜陝西
行臺中丞不赴武宗卽位召拜中丞至大四年帝崩仁宗
將卽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卽位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
矣珪言天位太祖世祖之位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殿
不御天子果卽何位乎帝悟卽移仗大明殿旣卽位加賜
只孫衣二十襲又親解衣袍賜之皇慶元年拜樞密副使
徽政院使什列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
旨移文樞密院眾恐懼承命珪曰徽政有兩指揮軍足備

工役又頌此軍何爲固不署事得寢於是東朝近侍始怨之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專修輔相之職命著爲令教坊使曹交住拜禮部尙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爾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鐵木迭爾非其人別薛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渙許之而東朝之怨益甚會車駕度居庸什列門遂傳皇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子景元掌符璽至是以父病篤告遽歸帝驚曰曩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數日遣使賜上尊酒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繼丁母憂廬墓三年至治二年英宗召見易水上將昇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丞

相拜住問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
廣言路是年冬起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爾旣復爲
丞相以私怨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多爾只上都畱
守賀伯顏朝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敕廷臣集議弭灾
之道珪抗言曰弭灾當究其所以致灾者漢殺孝婦三年
不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
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拜中書平章政事三年
秋御史大夫鐵失旣行弑逆夜入都門坐中書堂矯制奪
執符印珪以密疏託親王徹徹圖郵寄漠北極陳誅逆定
亂之宜旣而泰定帝至上都珪迎駕帝自揆佩囊出片紙
付翰林書之史卽珪密奏也賊黨旣皆伏誅惟鐵木迭爾
之子治書侍御史鎖南南坡之夕穀弓矢露刃以佐鐵失

行弑親斫丞相拜住臂至是止議遠流珪曰強盜尙不分首從況親從弑逆而可與戴天平遂并伏誅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乃與臺院官極論當世得失凡萬餘言詣上都奏之大旨謂國之安危在乎論相論相之要莫大於別忠姦嚴賞罰收威福伸言路爲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員輕賦斂重邊饟今弑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寶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盡從已而珪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

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泰定二年夏得旨暫歸三年春上遣使召之期於必見珪至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經筵如故命養病西山繼得旨還家所受國公月俸千緡悉籍送還宮未幾起珪商議中書省事復以疾辭四年十二月卒珪正色立朝屢挫而氣益昌嶽然爲名臣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景武景魯景哲景元景德景誠多貴顯虞集誌銘其墓

見道園學古錄

楊多爾只

蕭拜住

趙世延

張思明

張起巖

楊多爾只河西寧夏人少孤卽知自立語言儀度如成人事仁宗於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遷懷孟仁宗聞朝

廷有變將北還命多爾只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哈刺合孫定議迎武宗於北藩仁宗還京師多爾只譏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親解所服帶以賜旣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爲大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厚仁宗始總大政執奸黨將盡誅之多爾只言新政不宜尙殺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他日帝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以多爾只爲第一拜禮部尙書初尙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銅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多爾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行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

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多爾只言於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諛帝善而從之拜多爾只爲侍御史每宴問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怨者因共譖之帝知之深譖不得行拜御史中丞劾中書平章張閭奪民河渡地罷之劾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冀不問杖之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多爾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始左遷納璘爲昌平令昌平畿內劇縣欲以是困璘多爾只復爲從容言之不允後數日入侍帝方讀貞觀政要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邪遂召還有上書論朝政闕失面

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多爾只曰前日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帝悟釋之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多爾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也多爾只曰家世寒微遭遇至此已懼弗稱尙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風勵僥倖遷集賢大學士爲權臣鐵木迭爾所害而死年四十二初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鐵木迭爾爲丞相踰月仁宗卽位居二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宮近侍復入相恃勢貪虐凶穢愈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惟御史中丞蕭拜住拜中書平章稍牽制之多爾只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子坐奴殺人繫獄鐵木迭爾使大奴脅畱守賀伯顏出之及強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一日

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召畱守將罪之畱守執法正言鐵木迭爾語訕得解去多爾只廉得其所受弼賊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爾逃匿帝爲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木迭爾終不能得多爾只持之急徵政近臣以太后旨詔多爾只至宮門責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咈之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只爲集賢學士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爾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爾復相乃宣太后旨召

蕭拜住多病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什列門等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多爾只曰中丞之職憾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爾又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多爾只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爲是犬彘事邪坐者皆慚俯首卽起入奏未幾矯太后旨執多爾只與蕭拜住殺諸國門之外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卽位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爾權勢旣成毫髮怨無不報太后驚悔帝亦覺其所譖皆先帝舊臣未及論治而鐵木迭爾以病死會有天災求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稱蕭楊等死甚冤是致不雨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卽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

不伸不可爲治蕭楊之冤天下莫不聞不亟昭雪無以服中外拜住遂請於帝詔雪其枉特贈思順佐理功臣夏國公諡襄愍多爾只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不花幼有才氣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應對稱旨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爲學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般所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邪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民饑先捐己貲以賑請未得命卽發公廩繼之民賴不死天厯初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諸軍拒詔郡邑守吏率民逃之不花獨率眾出禦陳潰見般二僕被執亦罵賊死之至順二年贈禮部尙書

以褒其忠

蕭拜住契丹石抹氏也曾祖丑閭仕金爲古北口屯戍千戶歲庚午降於太祖擢檀順昌平萬戶祖青山父哈刺帖木爾皆襲萬戶典宿衛蕭拜住嘗從成宗北征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多譖之者屬仁宗過中山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合辭對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宗卽位屢遷戶部尙書遂拜御史中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英宗卽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鐵木迭爾忽拜住在省中牽制其所爲又發其姦賊專制等事遂矯皇太后旨并前御史中丞楊多爾只皆殺之竝籍其家語詳楊多爾只及鐵木迭爾傳泰定

閒追封薊國公諡忠愍拜住之死有吳仲者潛守其屍三日不去竟收葬之

趙世延字子敬祖按竺邇從太祖征伐有功爲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鎮蜀因家成都自有傳父國寶一名黑梓以門功襲父職兼文州吐蕃萬戶達魯花赤世延少喜讀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院臺肄習官政至元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葛不法中丞趙國輔桑葛黨也抑不以聞更以告桑葛於是五人悉爲所擠而世延幸免奉敕按平陽郡監耶先忽都賊鉅萬鞠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獄皆明允二十九年出僉江南湖北道廉訪司事敦儒學立義倉徹淫祠修澧陽壞堤嚴常澧掠賣良民之禁部內晏然大德十年除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

臺所治號稱會府前政壅滯者三千牘視事不三月剖決殆盡陝民饑省臺議請於朝振之世延曰揀荒如揀火願先發廩以振朝廷設不允世延當傾家財以償省臺從之所活者眾至大元年改四川廉訪使革蒙古軍之科差繁重戍兵往來害人者及軍官抑良爲奴者又修都江堰以便民四年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夷事在羈縻而重煩天討致軍旅覆沒屢威損重藉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與其窮兵黷武何如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可勿用事聞樞密院以爲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爲興輟世延再疏爭之事卒罷皇慶二年召拜侍御史延祐元年拜中書參政逾年

遷御史中丞敕省臣自平章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所忌乃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爲雲南行省右丞陞辭帝特命仍還御史臺爲中丞三年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鐵木迭爾罪惡十有三詔奪其官職尋遷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固辭改昭文館學士守大都留守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卽重慶路立屯田墾江津巴縣間田七百八十三頃歲得粟萬有二千石明年仁宗崩鐵木迭爾復居相位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荊門畱就醫鐵木迭爾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鍛煉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鐵木迭爾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爲動居囚再歲其原告從弟自

以所訴誣欺亡去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
先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鐵
木迭爾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夙怨耳朕豈能從之
侍臣皆叩頭稱萬歲鐵木迭爾在上京聞世延出獄索省
牘視之怒甚未幾鐵木迭爾死事乃釋世延出居金陵泰
定四年遷中書右丞詔中書徧移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
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同知樞密院泰定帝崩文宗卽
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
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詔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世
延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不許仍加翰
林學士承旨封魯國公秋以疾致仕明日卽行養疾於金
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涼國公元統二年

賜錢四萬緡至元二年卒年七十有七諡文忠世延以文章名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於世

張思明字士瞻輝州人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屢遷至兩浙鹽運使歲課充贏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曰贏縮不常萬一以增爲額是我希一己之榮遺將來之害延祐三年拜中書參政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召見怒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還故盜運旨獲戾不忍墮祖宗成憲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姑暫與之後勿爲例久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出爲工部尙書五年除西京宣慰使嶺北戍士多貧歲凶相挺爲變思明威惠竝行邊境乃安因疏和林運糧不便事十一條會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

請益堅帝詰之則願得張思明爲助卽日拜思命中書參政遷左丞帝崩英宗宅憂右丞相鐵木迭爾用事日誅大臣不附己者中外洵洵思明語鐵木迭爾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國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將柰之何鐵木迭爾亦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帝造壽安山寺監察御史五人強諫鐵木迭爾激帝怒殺觀音保瑣交爾哈的彌什以成珪李謙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旣屬吏當論法二人得從輕典鐵木迭爾益樹朋黨賊害忠良思明懼禍及累表辭不獲後竟誣以他事遂廢於家杜門六年文宗天祿元年起爲江浙行省左丞會陝西大饑中書撥江浙鹽運司歲課十萬錠振之吏白周歲所

入已輸京師當回咨中書思明曰其以下年未輸者如數與之有罪吾當坐二年復以中書左丞召入覲慈仁殿敷陳累朝任賢使能治民足國之道因以衰老辭帝未允明日卽移告去思明平生不治產不畜財收書三萬七千餘卷尤明於律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絕卒年七十有八贈封清河郡公諡貞敏

張起巖字夢臣濟南人中延祐乙卯進士除同知登州事改集賢修撰屢遷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墨敗臺臣奉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摧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欲置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畱臺抗章論之章三上不報起巖廷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屢遷禮部尙書轉參議中書省事文宗崩順帝未

立燕南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取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屢轉爲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強貧民吐氣滹沱河水爲真定害起巖修其堤防淪其湮鬱水患遂息遷翰林學士承旨右丞相別怯不花爲臺臣所糾去位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之非起巖執不可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忌詔修遼金宋三史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源委充總裁官多所正定史成乞骸骨卒謚文穆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頤而眉目清揚可觀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安南修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俟起巖起居性孝友少處窮躬致米百里之外以養父母舉親族弗

克葬者二十餘喪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
廩無餘粟起廢博學有文善篆隸有華峰漫橐華峰類橐
金陵集各若干卷藏於家

元史卷四十終

元史卷四十

天祿交丘

倒刺沙

倒刺沙者西域回回人事桑定帝於晉邸爲王府內史深見親信仁宗朝以其子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常以朝廷機事報王久之合散歸言御史大夫鐵失爲舊相鐵木迭爾之黨與拜住意相忤志在傾害王甚憂之至治三年三月鐵失遣其黨宣徽使探忒來王帳爲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容於晉王汝益思之王知其傾險置不答八月二日晉王獵于土刺河鐵失復遣其黨斡羅思來告王曰我與阿散耶先鐵木爾失圖爾等謀已定事成推王爲帝又以告倒刺沙且言汝與馬速忽知之勿令宗王旭邁傑得

聞也於是王大驚命囚斡羅思遣別烈彌什等赴上都以逆謀首未至英宗已遇害諸王按梯不花淇陽王耶先鐵木爾奉皇帝璽綬北迎帝於鎮所九月癸巳卽皇帝位於龍居河以倒刺沙平章政事命諸王分路捕諸逆賊誅耶先鐵木爾等於行在所誅鐵失等於大都竝戮其子孫籍入家產是冬駕至大都受朝賀進倒刺沙爲左丞相詔雪鐵木迭爾誣陷楊多爾只諸忠臣之冤詔誅鐵木迭爾子瑣南竝流逆黨諸王月魯不花於雲南按梯不花於海南曲呂不花於奴兒干孛羅及兀魯思不花於海島封告變之諸王邁奴爲秦寧王以厲忠義明年改元秦定以誅逆臣耶先鐵木爾等詔天下徙周王和世琜鎮和林召親王圖帖木爾於瓊州來覲京師封懷王徙治江陵命諸王遠

徙者盡還其部凡近年奸臣用事以來賞罰不公政令不信賦役不均財用不節忠憤未雪枉抑未申者諸臣集議以聞中外大悅皆倒刺沙密贊之力相泰定帝六載行事寬大君無甚失德朝無甚敝政遇災異則言天變游至咎在宰相請免臣等而寬諸司之罪致和元年秋七月庚午帝崩于上都倒刺沙受顧命立皇太子阿速吉巴年甫九歲時諸王大臣未會集故未頒卽位詔舊史謂倒刺沙專權踰月不立君朝廷疑懼錢大昕曰泰定以七月庚午崩至八月甲午燕帖木爾舉事不及三旬元諸帝卽位皆必諸王大臣畢會始集議之距前君之崩或兩月或三月蓋其家法如此況泰定儲位早建本無異議燕帖木爾逆謀早萌豈因踰月不頒詔之故乎此皆文宗所修實錄時僉樞密事燕帖木爾誣謗之詞舊史不知而本之也時僉樞密事燕帖木爾

畱守大都謂沖主立則權盡歸倒刺沙謀立武宗之子以邀功賞遂於八月甲午舉兵脅諸王大臣遣使分道迎懷

王於江陵迎周王於漠北分兵守居庸關古北口大和嶺
潼關其黨河南行省平章柏顏舉兵應之事聞倒刺沙奉
皇后皇太子命發兵分道攻大都討之遣梁王王禪右丞
相塔失鐵木爾御史大夫紐澤太尉不花等以兵次於榆
林九月朔燕帖木爾與其子弟率師抗拒梁王等兵屢不
利燕帖木爾復陰使人勾引上都諸王滿圖阿馬刺台大
臣闊闊出邁闐等爲內應事覺倒刺沙奉皇太子命誅之
遣使徵遼東兵并頒卽位詔於四方改元天順所至響應
陝西行省殺燕帖木爾所遣使者刺馬黑巴以應上都舉
兵入河中府諸王失刺平章政事乃馬台詹事欽察等與
南兵戰敗復遣諸王耶先帖木爾平章圖滿迭爾以遼東
兵攻入遷民鎮上都兵攻居庸關之碑樓口敗指揮使耶

速台之兵又遣諸王忽刺台等以兵攻崞州梁王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大都將士皆潰梁王游兵至大口燕帖木爾軍次榆河再戰於紅橋之北梁王兵不利南軍遂據紅橋又大戰於白浮之野而遼東軍亦戰脫脫木爾於薊州之檀子山會大霧梁王退保山隘旋集散兵戰白浮之西敗走昌平倒刺沙復遣知樞密院事竹溫台以兵入古北口潰其守軍又遣靖安王闊不花等將陝西兵襲潼關南水門入之萬戶李羅棄關走遂分據陝州進攻洛陽遼東軍復戰脫脫木爾於薊州南遂抵大都燕帖木爾驅兵民乘城守禦並檄冀寧晉寧兩路嚴備所轄代州之雁門關崞州之陽武關嵐州之大澗口皮庫口保德州之寨底天橋白羊三關石州之塢堡口汾州之向陽關隰州之烏門關

吉州之馬頭關秦王嶺靈石縣之陰地關皆穿塹壘石爲固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荆關守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耶先帖木爾引兵從大慶關渡河殺河中府守吏萬戶徹里帖木爾軍望風潰遁河東聞陝西兵至官吏皆棄城走耶先帖木爾悉以上都官吏代之是月懷王已至燕稱尊號改元天祿頒詔四方多拒不受命冬十月遼東兵戰燕帖木爾於通州之潞河而忽剌台兵復自紫荆關進徧涿州至良鄉游騎徧南城遼東兵又戰唐其勢於檀子山陽翟王太平死之忽剌台兵戰脫脫木爾及耶先涅於良鄉轉戰至盧溝橋忽剌台被創捫橋頓宿聞燕帖木爾大軍將至遂退湘寧王八剌失里泰定帝大弟迭里哥不花之子也時北鎮察罕海子間難與趙王馬札

罕諸王忽刺台各起所部兵勤王而南湘寧王趨冀寧燕帖木爾遣萬戶和尚將兵出故關赴援會湘寧王兵大至和尚軍退保故關湘寧王遂入冀寧陝西行省官再焚大都詔書下其使於獄河南行省調兵守虎牢以禦陝西軍而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復起兵應上都湖廣行省調兵守歸峽以禦四川軍雲南行省耶爾吉尼亦拒大都之召遼東兵復入古北口戰燕帖木爾於檀州南燕帖木爾議以上都兵盡南上下都守備必虛覆其根本則四方自瓦解乃遣齊王月魯帖木爾等以兵潛出居庸徑襲上都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戰死齊王遂入上都執皇太子及倒刺沙盡收上都諸王符印奉傳國璽歸獻於燕倒刺沙死

之

舊史稱倒刺沙肉袒奉璽出降至燕京下獄死此猶明永樂時修實錄誣建文諸忠臣以叩頭乞哀之類也

時各路尙未知上都之敗是月西臺御史耶先帖木爾軍復取晉寧路易以上都官吏陝西鐵木哥軍亦奪武關湘寧王趙王及諸王忽刺台合兵自冀寧還次馬邑爲大都將耶速荅所破湘寧王趙王忽刺台俱被執十一月耶先帖木爾軍至潞州聞上都守遂以軍降於耶先涅河東州縣盡殺其所署官吏而陝西靖安王等兵時方進據虎牢偪汴梁分遣鐵木哥兵入襄陽至是奉荊王耶速不干檄亦罷兵西去大都始遣使迎周王於漠北惟四川平章囊加台不奉命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脫脫爲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楊靜爲左丞殺其省平章寬徹等稱兵燒絕棧道欲以恢復大都保護皇太子明年天祿二年正月文宗遣近侍星吉班以詔往四川招諭囊加台囊加台遣兵

攻播州播州宣慰使楊延里不花開關納之據烏江北岸諸王月魯帖木爾統蒙古諸軍五萬人至烏江囊加台遣兵據雞武關又焚棧道遂奪三义柴關等驛兵至金州與陝西行省軍相持文宗命武靖王朔思班會湖廣河南兵攻之囊加台分兵徧襄陽夏四月湖廣行省參政孛羅奉詔至四川赦囊加台等罪囊加台等聽命蜀地悉定各省兵皆罷囊加台坐指斥乘輿死皇太子至燕後不知所終是年翰林國史院臣言纂修英宗實錄請具倒刺沙款伏事狀付史館從之故舊史所書多誣

諸王圖堅者先赴上都兵敗走陝西四川天祿二年四川囊加台敗復走雲南明年正月與萬戶伯忽阿禾等據雲南起兵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尋攻陷仁德府至馬龍州

圖堅自立爲雲南王以伯忽爲丞相阿禾忽刺忽等爲平章立城柵焚倉庫拒命朝廷簡乞住爲雲南平章帖木不花爲左丞從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由八番分道進討遙授烏蒙土官祿余爲雲南參政使助軍四月四川行省復調重慶五路軍救雲南未幾祿余殺烏撒宣慰官降於伯忽羅羅斯諸蠻俱起兵與伯忽應帖木不花遇害祿余以蠻兵據烏撒順元界立關固守文宗復命諸王云都思將江浙河南江西兵以進五月羅羅斯土官撒加伯阿漏土官阿刺里州土官德益等皆附祿余拒命會四川軍至雲南雪山峽遇羅羅斯軍敗之雲南兵稍卻朝議復立行樞密院發朵甘思朵思麻及鞏昌諸軍命河南平章徹里帖木兒同武靖王朔思班由四川陝西平章教化從豫王由八

番兩路夾擊撒加伯合烏蒙土兵攻建昌右丞躍里拒之
斬獲無算四川軍亦敗撒加伯於蘆古驛而圖堅伯忽等
勢日熾祿余亦乘勢連結烏蒙東川芒部諸蠻令伯忽弟
拜延順襲順元路撒加伯復徹毀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
西番欲據大渡河進攻建昌躍里至建昌執曹通斬之詔
趣兩省各進兵於是四川平章塔出引兵由永寧左丞孛
羅引兵由青山芒部以邛部州土官馬伯爲鄉導陳兵周
泥驛祿余眾潰卽奪其關隘與順元諸軍合撒加伯復攻
建昌戰於木託山爲躍里所敗旣而伯忽兵復戰於馬龍
州再戰於馬金山敗死餘黨駭散獨祿余猶據金沙江會
塔出等將蜀兵抵烏撒境與祿余戰於七星關六日凡十
七戰祿余大潰走俄而朔思班師次羅羅斯與躍里期至

三泊郎躍里倍道兼往奪金沙江阿禾引蒙古軍至敗績
阿禾走中慶與躍里連戰被禽斬於軍前於是圖堅自出
拒戰於伽橋古壁口兵方交躍里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
戰大捷遂復省治分兵追捕圖堅於嵩明州次年正月徹
里帖木爾孛羅等敗蠻兵射中祿余肩降其眾豫王阿剌
忒納失里至當當驛安輯人民圖堅使其弟必刺都舊作
都迷失都迷偽降於豫王陰以私圖之平章乞住妻子皆被掠圖
堅方繕城固守諸軍協力攻破之圖堅不知所往事平各
班師未幾撒加伯復掠良民爲亂祿余又會伯忽姪阿福
領蒙古兵殺烏撒官吏詔遣西域指揮使瑣住發陝西兵
直抵羅羅斯發礮門兵截大渡河直趨邛部州五戰大破
之蒙古都元帥怯烈追擊於靖江路海中山破其柵圖堅

弟必刺都

舊作必刺都古象失

舉家赴海死蓋自泰定晏駕二都雲

擾內而遼東外而秦晉楚蜀滇南皆之泰定之子而不之

武宗之子使倒刺沙等能固守上都天下事未可知也有

荀息之忠無霍光之略兵敗身殉復蒙惡名惜哉順帝至

正閒御史烏古孫良楨奏言遼陽行省丞相駙馬荅失帖

木爾昔事晉邸擢居首相位百僚之上受任託孤躬承顧

命及乎干戈擾攘盡領北上之兵以救顛危乃陰畜二心

坐觀成敗南至紅橋逗畱不進致于敗亡覩面入降大虧

臣節反藉口矜爲己功視丁公之不忠於項罪又甚焉天

祿初賄賂權臣出轄江浙貪墨敗政流毒一方今又移治

遼陽似此賣國賣君之臣設使已死尙追討其罪豈宜久

逭天誅廁重位使國法不頒邪正不辨恐奸賊接迹仿效

非國家之福詔削奪荅失官爵一時推爲正論

見孔齊至正直記

論曰倒刺沙以泰定潛邸心腹股肱之臣自漠北擁戴入正大統討賊復仇風行雷厲是豈無一言匡贊者在相位五年君臣魚水政由己出是豈無一言獻替者何以本紀列傳寥寥若無其人乎泰定實錄修於文宗之時故本紀天祿二年有翰林國史院請於英宗實錄著倒刺沙款服之語亦猶建文革除事迹修於永樂之世以方孝孺而有叩頭乞哀之誣何況倒刺沙輔泰定之政績有不深沒其文以快誣詆者乎方其受遺託孤倡義討罪傳檄所至四方響應即使不成亦必嬰城固守巷戰陳亡以身殉社稷豈有被執俘至燕京之理即使被執見文宗亦必如方孝孺齊泰黃子澄見燕王面斥篡弑罵賊而亡豈有俯首無

言就戮之理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古
之託孤如荀息者春秋亦許其不食言未嘗苛責之也倒
刺沙者不得爲荀息乎哉尤可怪者任速哥之傳其人不
過英宗時襲父職爲右衛千戶至屬微末家居五六年與
國事風馬牛不及乃謂痛英宗之亡居常狂醉痛哭又稱
其預燕帖木爾擁立之舉及文宗卽位辭賞不受官至都
水使不知據何家狀幻此蜚樓然卽如其言則任速哥眞
逆黨也不以躬行推刃之文宗爲逆而反以討賊之泰定
爲逆明初修史諸臣無識於實錄家傳所逆則逆之胡粹
中續通鑑不加刊削亦爲其所愚於舊史所逆則逆之至
責泰定帝盡誅奸黨而不能致討於倒刺沙并不以囊加
台等起義四川雲南有死無貳爲泰定之忠臣而反謂其

背叛君父罪當大逆不當僅以指斥乘輿蔽辜烏乎春秋作而亂臣賊子喜是之謂矣

燕帖木爾

燕帖木爾欽察氏藏兀爾第三子世系見土圖哈傳武宗鎮朔方備宿衛十餘年及卽位同知宣徽院事皇慶元年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帝致和元年進僉書樞密院事帝崩丞相倒剌沙宗王王禪等奉遺詔立皇太子卽位上都燕帖木爾時總環衛事掌兵權畱大都與丞相倒剌沙不合自以受武宗恩寵欲援立其子以建奇功時周王居朔漠懷王居江陵距燕都皆遠非可旦夕至燕帖木爾將家子梟雄輕上都諸臣皆不知兵敢行險僥倖遂與其腹心密議以八月甲午昧爽率勇士納圖魯等入興聖宮

會集百官兵皆露刃誓眾曰祖宗正統屬在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順者斬遂執異議之中書平章烏伯都刺伯顏察爾等眾皆潰散下持異議諸臣於獄與西安王阿剌特納失里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自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其中以防漏洩卽命前河南參政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荅刺麻失里乘驛迎懷王於江陵且令密諭其黨河南行省平章柏顏選兵備扈從於是封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塔什海涯爲平章速速爲中書左丞王不憐吉台爲樞密副使蕭芒古台仍爲通政院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通政院使塞食分典機務募死士購戰馬運京倉粟以餉軍將士旣受命未知所謝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眾皆愕然始知

其意所在燕帖木爾宿衛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密召其弟撒敦長子唐其勢於上都皆棄妻子來歸使將兵分守居庸關古北口丁酉再遣撒里不花鎖南班往江陵趣大駕早發令塔失帖木爾矯爲南使揚言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周王已總漠北軍南來中外乃安辛亥撒里不花至自江陵云懷王已啟塗詔拜燕帖木爾知樞密院事丙辰率百官備法駕郊迎丁巳文宗至京師入居大內己未上都王禪及太尉不花右丞相荅失帖木爾平章買閭御史大夫紐澤等軍分道薄京畿進次榆林九月庚申朔詔燕帖木爾督師居庸關遣撒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陳薄之上都兵大敗戊辰遼東平章圖滿迭爾以兵攻遷民鎮斬關入遣撒敦拒戰於薊

州東沙流河敗之燕帖木爾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以係天下之望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懷王固讓燕帖木爾曰周王道遠而上都迫在咫尺人心向背旦暮難保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乃曰必不得已當明詔天下以著攝位待駕之意壬申卽位改元天厯癸酉封燕帖木爾爲太平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如故卽日詔將兵出薊州拒遼東兵次三河而王禪等軍已破居庸關遂進屯三冢丙子燕帖木爾蓐食倍道還抵榆河關帝出都城將親督戰燕帖木爾單騎請見曰乘輿出則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請一以責臣帝乃還宮己卯遇王禪前軍於榆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王禪將樞密副使阿剌帖木爾指揮忽都帖木爾引兵會戰二人皆驍將也燕

帖木爾與部將和尚馳擊皆斫其左臂敵軍奪氣辛巳復鏖戰於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戛摩燕帖木爾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眾驚潰明日天大霧獲敵卒二人知王禪等脫身竄山谷矣明日王禪復集散卒成列出山燕帖木爾駐白浮西堅壁不動是夜命撒敦潛軍繞其後別遣驍騎壓其前來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軍驚擾自相撾擊三鼓後西遁遲明追及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賜上尊諭旨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後但憑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爲諸將先敢後者斬若付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軍再戰再北王禪單騎亡乃分軍三萬守居庸關而

自還昌平俄報上都兵入古北口略石槽燕帖木爾遣撤
敦爲先鋒自以大軍倍道趨石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蹂
之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禽駙馬孛羅帖木兒平章芒古
荅失剌失帖木爾等獻闕下逐其餘兵出古北口而圖滿
迭爾及諸王耶先帖木爾復以遼東軍陷通州將襲京師
燕帖木爾急還軍趨救十月己丑朔至通州乘其初至直
前薄之敵軍走渡潞河夾河而陳敵然火植稽爲疑兵夜
遁及旦渡河追之戰於檀子山之棗林士皆殊死戰至晚
唐其勢陷陳般陽翟王太平死者蔽野餘兵宵遁是時四
方人心不服義兵蠭起雲中之兵入故關破冀寧陝西之
兵攻潼關陷河中四川之兵絕棧道皆與上都兵相響應
勝負莫決天下觀望獨燕帖木爾以大都軍戰畿輔而柏

顏以河南軍助拒秦晉二人狼狽相倚且皆習兵事出奇陷陳屢敗義兵移檄四方斥倒刺沙爲逆黨會是月上都諸王忽刺台等兵復入紫荊關薄良鄉游騎逼南城燕帖木爾率諸將兵循北山而西令囊莖豆繫馬口而脫其銜且食且行晨夜兼程至盧溝河忽刺台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肅清門陛見帝大悅賜宴興聖殿盡懽而罷會圖滿迭爾復以遼東軍入古北口燕帖木爾卽以師赴之戰於檀州南圖滿迭爾敗走還遼東獲忽刺台阿刺帖木爾安童朵羅台塔海等戮之先是齊王月魯帖木爾東路蒙古元帥不花帖木爾等聞文宗卽位起兵趨上都圍之時上都屢敗勢蹙壬寅破其城執倒刺沙收皇帝璽齊王調兵護送至京師庚戌文宗御興聖殿受之下倒刺沙於獄

上都平加燕帖木爾荅剌罕號十二月分欽察軍置龍翊衛命兼領衛事明年燕帖木爾乞解相印還宿衛帝勉之曰卿已官省院惟未入臺其聽後命二月遷御史大夫太平王如故未幾復拜中書右丞相帝以內難既定遣使迎周王於漠北三月辛酉乃詔燕帖木爾護璽寶北上周王卽位和林是爲明宗六月加拜太師餘如故從明宗南還八月乙酉朔明宗次旺忽察都之地庚寅暴崩燕帖木爾聞帳殿哭聲奔入取璽寶授文宗扶上馬疾驅而還晝則率士扈從夜則擐甲巡幄癸巳達上都遂與諸王大臣陳勅復正大位己亥文宗復卽位於上都以燕帖木爾有大功封其三世皆王爵又明年命禮部尙書馬祖常撰文紀其功立石於北郊至順改元命獨爲丞相以示尊異一切

大政悉聽裁決敢有隔越聞奏者以違制論知樞密院事
闊徹伯脫脫木爾等十人惡其權勢大重欲圖害之既而
謀泄燕帖木爾卽率欽察軍掩捕誅之二年二月敕爲建
第於興聖宮西南命畱守司董其役尋立生祠於紅橋南
詔養其子塔剌海爲子賜龍慶州之流杯園池水磴土田
又賜平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塗沙田等地四年文宗
大漸遣詔立兄明宗之子已而文宗崩燕帖木爾立明宗
次子懿璘質班卽位年甫七歲月餘卽殂文宗后臨朝燕
帖木爾復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后不從乃命迎明宗長
子妥懽帖睦爾於廣西至良鄉具鹵簿迎之燕帖木爾於
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妥懽帖睦
爾心畏之卒無一語燕帖木爾不測其意且自以明宗之

崩實與逆謀恐其卽位追理前事故遷延數月不立而神志日以瞽亂燕帖木爾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爲夫人前後尙宗室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於是明宗子妥懽帖睦爾始卽位是爲順帝以撒敦爲左丞相唐其勢爲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四月命唐其勢總管高麗女真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授撒敦錄軍國重事荅剌罕榮王太傅賜廬州路爲食邑贈燕帖木爾太師追封德王諡忠武後至元改元立其女伯牙吾氏爲皇后是時撒敦已死唐其勢代爲左丞相柏顏居右丞相特用事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柏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撒敦弟荅里潛蓄異謀交

通嘉王晃火帖木爾謀援立以危社稷帝數召荅里於上都
都不至鄰王徹徹圖遂發其謀六月晦日唐其勢伏兵東
郊身率勇士突入宮闕柏顏率兵掩捕獲之唐其勢攀折
殿檻不肯出其弟塔刺海亦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
左右曳出斬之并遷后出宮尋酖之於開平民舍語詳后
妃傳其黨北奔荅里及嘉王於上都者亦爲柏顏遣兵追
襲伏誅遂簿錄燕帖木爾家財貨山積擬於天府至是悉
入官

柏顏

柏顏蔑爾吉台氏曾太父以下世給事宿衛柏顏年十五
侍武宗於藩邸從北征海都累功爲諸將先賜號拔都及
卽位屢遷御史中丞至尙書平章政事泰定三年改河南

行省平章舊所賜河南田五千頃以二千頃奉帝師祝釐八百頃助給宿衛自取不及其半宿姦頑豪嘗毒民者必深治之致和元年會泰定帝崩燕帖木爾遣明里董阿迎立武宗子懷王於江陵道過河南燕帖木爾夙與柏顏皆以將種同事武宗意氣相善使以謀密告柏顏約其外應柏顏慨然許諾卽集僚屬明告以故於是會計倉廩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牢餼膳羞徒旅委積士馬芻糒供億之需及賞賚犒勞靡不備至不足則檄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及貸商人貨貲約倍息以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河南者輒止之以給其費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櫓浚濠池修戰守具嚴徵邏斥候卽遣使馳告懷王又使人報燕帖木爾曰公但盡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

効乃別募勇士五千人南迎而躬勒兵以俟參政脫別台
曰今蒙古軍與宿衛士皆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
吾恐事不可成與柏顏議不合其夜脫別台欲手刃柏顏
事覺柏顏拔劍殺之奪其所部軍馬懷王發江陵遣使拜
柏顏河南行省左丞相比至柏顏屬橐鞭擐甲胄與百官
父老導入咸俯伏稱萬歲卽上前叩頭勸進明日扈從北
行文宗卽位命柏顏仍領宿衛尋加太尉錄軍國重事天
曆二年正月拜太保特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未幾
明宗卽位八月拜中書左丞相明宗崩文宗復嗣位拜知
樞密院事至順元年帝以柏顏功大不有異數不足以報
稱特命尙世祖闕出皇子女孫卜顏公主賜黃金雙龍符
鐫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爲明

券凡宴飲視諸宗王禮二年封浚寧王追封其先三世爲王順帝初立柏顏以翼戴功拜中書右丞相進太師奏復經筵加知經筵事進封秦王總領蒙古欽察幹羅思諸衛親軍都指揮使會唐其勢塔刺海兄弟謀變柏顏奉詔誅之餘黨北奔又親率師往上都擊破其眾遂鳩般皇后伯牙吾氏爲匿唐其勢塔刺海於後宮也詔賜柏顏以荅刺罕號世襲罔替至元元年柏顏贊帝率遵舊章奏寢妨農之務停海內土木營造四年息彰德萊蕪冶鐵一年蠲京圻漕戶雜徭減河閒兩淮福建鹽額振沙漠貧戶及南北饑民至千萬計其知經筵日當進講必與講官敷陳格言以盡啟沃太皇太后賜第時雍坊有旨雄麗視諸王邸柏顏力辭制度務從損約又出賜田歲收所積鈔萬錠濟關

元史卷四十一

列傳

五

北諸驛之困乏者四年求解政柄三宮交勉畱五年十月詔爲大丞相加號元德上輔賜七寶玉書龍鳳牌柏顏初輔政頗攬人心博名譽人以爲賢於燕帖木爾自誅唐其勢後獨秉國鈞威福自恣羣小愆慝日益驕橫變亂祖宗成憲專制朝廷不復守臣節帝始患之柏顏慮帝不平乃以其弟子脫脫宿衛伺帝起居懼涉物議又以樞密知院汪家奴翰林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竇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而衛士拱聽約束柏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道從之盛填湓街衢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內府錢物聽其出納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勢燄灼天下脫脫故讀書知大義不善其伯父所爲深憂家禍及己知柏顏不可諫乃乘閒自結於帝而柏顏不知也是年

車駕自上都還京柏顏數以兵巡行紅城諸處歸輒在後
三人謀益果柏顏構陷鄒王徹徹圖奏賜死帝未允輒傳
旨行刑復奏貶宣讓王帖木不花威順王寬徹皆化辭色
憤厲不待旨而行帝益忿之六年二月柏顏自領兵衛請
帝出田帝託疾不往柏顏固請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
脫脫遂與世傑班阿魯合議白於帝戊戌脫脫悉拘門鎗
領軍阿魯世傑班侍帝側傳密旨是夜帝御玉德殿主符
檄發號令漏二鼓遣月可察爾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
入城夜半見帝四鼓命只爾瓦台奉詔往柳林出柏顏爲
河南行省左丞相己亥柏顏遣人來城下問故脫脫倨城
門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柏
顏奏乞陛辭不許遂行道出眞定父老奉觴酒以進柏顏

問曰爾曾見子反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見子反父惟見奴反主柏顏俛首不能答三月辛未詔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未至死於江西龍興路驛舍

阿禮

阿禮

舊連海牙號

畏吾氏集賢太學士脫列之子也兄野訥事

仁宗於潛邸從居懷州從者單弱多懷去計野訥獨無貳心成宗崩權臣阿附中宮不遣使告哀宗藩仁宗有聞將自懷州入京宮臣或持不可野訥屏人密啟勸駕仁宗從之遂定大計及卽位拜樞密院副使進同知樞密院事命爲中書平章辭不拜於國家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納然韜晦惡盈不泄於外卒封趙國公諡忠靖阿禮亦早事武宗仁宗爲宿衛以清慎通敏與父兄並見信任十餘年閒敷

歷華近入侍帷幄出踐省闥廷無閒言至治初出爲平章政事歷鎮江浙湖廣河南陝西四省皆有惠政歸朝拜翰林學士承旨丁父憂解官家居天祿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阿禮卽易服迎於汴郊帝命復鎮汴省時艱難之際峙糧儲治戎器閱士卒括馬民間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卽位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闊不花等起兵東擊潼關阿禮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行省犒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卜伯率軍吏巡行南陽高門武關荆子諸隘南至襄川二江之口督以嚴備萬戶博羅守潼關不能軍其月陝西兵突出潼關東略閬鄉披靈寶盩陝州新安諸郡邑放兵四劫迤邐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而朵列圖亦以兵寡爲言冬十月己丑朔阿禮集省憲官

屬問計無有言者阿禮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兵得至此則江淮之道不通於畿甸軍旅何日息乎今重且急莫如足兵足食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礮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鄧州兩萬戶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郤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貲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徹回襄鄧諸軍之屯芍陂者益以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巴蜀之兵以汴汝荆襄兩淮之馬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溯黃河運至於陝糴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諸滎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宐無不濟者眾曰唯命卽日部分行事凡省之屬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

守中僉事沙沙守南陽右丞脫帖木爾廉訪使卜顏守虎牢分遣兵馬以聽其調用餽餉之行千車相望自虎牢以南至於襄漢無不畢給爲粟二十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萬芻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阿禮便宜擇材以處之朝廷皆從其請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磁南行者帖木哥過武關略鄧州而殘之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賊虐暴殄西結囊加台以蜀兵至矣阿禮益督餉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領兵攻帖木哥而又設備於江黃置鐵繩於峽口作舟艦以待戰丁未師與西兵遇於鞏縣之黑石渡而湖廣所徵太原之兵最爲可用甫至未

元史卷四十一

列傳

六

及食或趣之倍道以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儲巨萬阿禮盡其心民殫其力者一旦悉亡焉行省院與諸軍斂兵退庚戌西兵至汴民大恐阿禮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爲耶先涅畱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己二十日阿禮亦憂之親出行撫其民乃修城闕以備衝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阿禮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眾賴以安十一月甲子西師逼城百里而近阿禮告行院將吏曰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保吾城何其示怯且敵亦烏合之眾耳吾甲兵非不堅勁芻峙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平日久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故彼得披猖至此吾今遣使告於朝請降詔大赦脅從註誤明示利害吾整大軍西向以

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必成禽於鞏洛之間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有司羈而食之一無所戮當可使亂軍自定眾從之卽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歸刻日至京矣阿禮乃置酒高會於省堂以賀發書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住者齎書諭之西軍猶掠蘭住訊以其實而朝廷亦遣都護月魯帖木爾從十餘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人殺其從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荆王所荆王時在河南之白馬寺以是西軍雖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復使參政馮不花親諭之乃信服靖安王遣使四輩與蘭住來請命逡巡而去難平

阿禮乃解嚴報捷斂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遣還其所阿禮居汴省數月後以功遷陝西行臺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又有和上者乃蠻台氏天祿初以後衛親軍千戶從拒上都兵戰紅橋戰白浮戰昌平栗園戰石槽戰檀州南桑口舊史專傳今附姓名於後